

美籍華人跨洋寄贈香港文匯報南京大屠殺珍貴文獻

馬吉牧師塵封家書曝光

日軍暴行添新證

三頁薄薄的泛黃信箋，於83年後靜靜出現在美國牧師約翰·馬吉(John G. Magee)當年記錄這些文字的事發地南京。這是馬吉牧師於1938年2月21日寫給哥哥的兩封信，詳細披露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解散後日軍在南京持續不斷的暴行。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會長美國鎮於今年8月將信件寄贈香港文匯報記者。美國鎮說，此信是1991年聯合會從馬吉牧師的兒子大衛·馬吉家中連同馬吉牧師拍攝的記錄南京大屠殺影片膠片一併獲取的，當時影片在美國多地社區、大學放映，信件則存放於美國鎮紐約家中倉庫裏達30年之久。

「馬吉牧師的這兩封信，在耶魯大學的文獻與中國內地史學資料中均無記錄，為首次面世。最重要的是馬吉在信中明確提到的『10萬人遇難』是南京大屠殺早期第一手文獻中提及遇難人數的最高數字。」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



●馬吉牧師曾在中國服務了28年。
資料圖片

馬吉牧師1884年10月10日生於賓州匹茲堡，1912年被聖公會任命為牧師並派往中國，曾參與援救成千上萬面臨日軍屠殺的中國平民，並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馬吉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拍攝了受害者的近景影片並帶到西方，這些影片是留存至今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動態畫面，成為審判日軍戰犯、揭露日軍犯下南京大屠殺罪行的鐵證。1938年夏天，馬吉在中國服務28年之後回到美國，曾長途旅行演講介紹南京大屠殺。1953年9月9日在匹茲堡去世。

日軍阻紅十字會進醫院

「我在這裏特別負責國際紅十字會的當地分支機構。我們接管了中國軍隊的醫院，但自從日本人進來後，就不允許我們進入其中

的兩家醫院。」馬吉牧師在信中寫道，「日本人在報紙上公布了他們如何善待這些受傷士兵等等，卻沒有提到我們支付賬單的事實，事實上他們隻字不提美國，儘管在他們進入後的當天，採訪我的日本記者確實提到了一個事實，當軍醫和護士逃跑時，一位名叫馬吉的傳教士聚集了一些護士和醫生。」

「我相信紅十字會接管這家醫院的確是拯救住院傷病人員生命的手段。進入那裏的第一批日本士兵肯定是野蠻之徒。他們到達時我在那裏。12月14日早上，指揮官發現我在那裏時對我非常生氣，他幾乎說不出話來。」「我現在覺得讓他怒不可遏的是外國人已經在那裏接管了醫院，如果他們想幹掉裏面的傷員的話，這就有些困難了。」馬吉以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名義接管的是位於外交部內的陸軍臨時醫院。這是第一次有公開資料披露，該醫院的費用是由紅十字會支付的。

兩封信件均為首次公開

自2017年起，香港文匯報記者鏗而不捨地從海外尋找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此次獲得這兩封珍貴信件，是為其長達半年的努力成果。史學家、江蘇行政學院教授楊夏鳴同時證實了這兩封信均未出現在目前海內外所公布關於南京大屠殺歷史的全部史料中。

楊夏鳴介紹道，收信人馬吉的哥哥Jim，1899年畢業於耶魯大學，1902年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律系。1903年在匹茲堡做律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被授予美國陸軍航空部隊中尉軍銜，1919年晉升為上尉，後晉升為預備役中校。1923年後，Jim當選為68屆和69屆美國國會議員(共和黨)。1931年至1935年任賓夕法尼亞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美國傳教士馬吉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在保護和救助難民的同時，以日記方式給其夫人寫信，撰寫了棲霞山之行程報告和南京暴行紀實影片解說詞等，並拍攝了極其珍貴的日軍暴行影像」，張連紅說，這些日記、書信、報告和影像資料成為研究南京大屠殺十分重要的原始文獻。

信件部分內容摘錄及專家分析



信件摘錄 1

▲馬吉牧師給哥哥的第一封信。

信件摘錄 2

▲馬吉牧師給哥哥的第二封信。

紅卍會負責人指超過10萬人被殺

「前幾天我見到紅卍會的一位負責人，這是一個慈善組織，過去兩個月一直在掩埋死者，並詢問他估計在南京地區包括城裏和緊鄰的周邊郊區有多少人被殺，他的回答是超過100,000。他估計其中有30,000人是平民，其餘是士兵。他說，他們的人估計下關(我認爲這包括沿長江南岸距離城牆約兩英里的地區)的死者人數約為10,000至30,000。不同的調查人員給出了不同的數字。他的估計數字比我在自己所見基礎上作出的估計數要大得多，但他比我更了解事實，因為他有人有權進入我不允許去的地方。」

【分析】

楊夏鳴：這是馬吉其他史料裏所沒有的內容。根據檔案，紅卍會的埋屍記錄是4萬多人。這說明有其他的團體參與了埋屍工作。(日本有人認爲當時日本當局和自治委員會只僱用了紅卍會進行了掩埋屍體的工作。)

張連紅：世界紅卍會是從國外傳入。作為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馬吉在信件中第一次提及負責掩埋屍體的世界紅卍會南京分會負責人估算。世界紅卍會南京分會是得到日軍當局批准參加掩埋遇難屍體的慈善團體之一，據其當年掩埋屍體記錄，到1938年4月該分會掩埋遇難屍體43,000餘具。由於當年西方人士的行動受到限制，再加上處於日軍嚴密控制之下，他們都無法了解日軍屠殺規模的全貌，因此，馬吉信中的「10萬人遇難」是南京大屠殺早期第一手文獻中提及遇難人數的最高數字。

揭露日軍在南京下關暴行

「我確實有機會在日本人到達後約一個星期或十天去下關，躺在地上的死者遍布大街小巷。有數百半燒焦的屍體躺在樹叢中。在南京有數百名年輕婦女的丈夫被帶走，他們以爲是被帶走去爲日本人工作，以後有一天會回來。他們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這些養家的人都被殺了，剩下了她們怎麼辦？」

「你可以想像下關對我來說是多麼令人沮喪的景象。自1915年以來我就住在那裏，見證了這個地方的發展，然後目睹它幾乎被全部燒毀。這對我們未來的工作會有什麼影響，現在還不能斷定。就在今天，住在南京下關邊工人居住區的基督徒搬回了我們在下關的傳教點，他們現在將住在我們的校舍裏。除非我去找日本領事警察，否則我不被允許走出大門——整個事情是如此愚蠢，典型的日本官僚作風。美國大使館在一個多月前提出要求，允許我去下關——大概是六個星期前，現在這個答覆回來了。從那以後我就一直在那裏和一個負責木材公司的美國人在一起，因爲他有通行證，他們沒有要我的通行證。在我離開後不久，我派了四個人住在大院裏並試圖保護它。大約一周前或不到一周，我讓我們的傳教士爲了某個目的而下樓，他在那裏時走進廚師的生活區，發現一名日本士兵正在在地上解手，他還說有人在我們的一間浴室地上也做同樣的事。後來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另一個美國人，他說：『那不算什麼，一個士兵在丹尼爾醫生的床上做同樣的事』。在經歷了極爲殘酷的謀殺之後，其中一些人的兇殘令人難以置信，我想這樣的事情幾乎不值得一提，但它會讓你知他們是多麼令人討厭。我想找個木匠去修理我們的門，因爲就在最近，我們的完好無損的亞麻衣櫥被砸壞了。我們的壁櫥門也未能倖免。」

【分析】

楊夏鳴：南京局勢危險時，馬吉、歐內斯特·福斯特和中國教民從下關(現南京第12中學內)遷入城裏的珞珈路25號和四條巷德國人潘廷的住所。從以上敘述可看出，他們是在1月下旬返回下關。

張連紅：馬吉在信中對日軍佔領下的下關遭受破壞情況進行了介紹，彌補了目前史料中的缺陷和不足。由於下關是出入南京的交通樞紐，而且當年守軍大都從下關撤退，在江邊遭到日軍大規模屠殺，因此日軍對下關嚴格封鎖，即便是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也無法自由進入，馬吉經過多次申請後得以前往，在信中介紹了對下關特別是聖公會教堂和下關難民的情況，馬吉信件作為第一手文獻對揭露日軍在下關的暴行十分重要。



▲自2017年起，香港文匯報持續跟蹤報道記錄日軍屠殺罪行的「馬吉影片」的追尋過程。資料圖片



南京大屠殺「馬吉影片」追尋過程

信件摘錄 3

詳細描述中國的武裝抵抗

「日本人的日子比他們承認的要艱難得多。他們公布的傷亡數字是可笑的，他們在不斷攻擊南京時宣布他們的戰機損失數量也是如此。目前，中國游擊隊在各地不斷作戰。還有黃矛、大刀會等秘密組織，讓日軍無法離開主要公路，除非部署強大的部隊。一位來自江北的中國人告訴我，在他原來所在處的附近，日本人曾經派出400到500名士兵的部隊(在小部隊被徹底消滅之後)而只回來了100多人。就在上周，我去見了一些離這裏大約10或12英里的外國人，他們邀請了兩名軍官和一名醫療助理共進午餐。當他們在那裏剛開始喝啤酒時，來了些他們的軍人並和他們一起走了。一位懂日語的中國人告訴我，這些士兵告訴他們的軍官，中國游擊隊離他們只有三四英里遠。如果中國能堅持下去，日本將處於可怕的境地。他們肯定難以控制事態。」

【分析】

張連紅：馬吉在信中對中國的未來表示樂觀，馬吉通過和一些難民交流中了解到，南京周邊抵抗日軍的活動十分活躍，日軍損失較大。作為深陷日軍恐怖暴行之下的外國牧師，馬吉仍對中國最終取得抗戰勝利充滿期待、信任和遠見，令人感動。

備註：信件翻譯由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東亞系圖書館員、德國哈姆(Hamm)高級法院宣誓翻譯邵華提供幫助